

冬至阳生,腊味藏香

冬至,是北半球昼最短、夜最长的一天,也是南楚之地腌腊的好时节。寒极之时,阳气已悄然初生,恰应了“吃了冬至饭,一天长一线”的物候节律。

晨起推窗,檐角凝着一层薄霜,远处田埂覆着细碎的雪粒,正是农谚“冬至雪茫茫,来年谷满仓”的好景致。爷爷在世时,总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忙着腌腊的事。那时农村日子过得俭省,肉是稀罕物,寻常时候舍不得吃,唯有冬至腌腊,才肯割上几斤肥瘦相间的五花肉。这一天,不少人家也会挑几条肥美的草鱼或青鱼,处理干净后剖成两半,同肉一起抹上粗盐、花椒、八角,再淋一勺自家酿的米酒去腥,一层层码进陶坛瓦罐子里。坛沿压上青石板,坛口用稻草塞紧,再倒扣在盛了清水的盆里隔绝空气,任盐粒慢慢析出肉里的水分,任香料的气息循着肉丝丝渗透,这一腌,便是整整七天。

七天之后启坛,肉色已染上深褐的光泽,鱼肉则泛着莹润的淡黄,咸香混着酒香扑面而来。这时便要把肉条、鱼块一一拎出,晾在晒场的竹竿上。冬日的太阳温温软软,晒得肉皮微微收缩,油脂凝出一层薄薄的白霜;鱼肉的边缘渐渐卷起,水分蒸发后愈发紧实。待晒得半干,再搬进堂屋,挂在火炉上方的横梁上熏制,柴火的烟气混着橘皮、柏树枝的清香,丝丝缕缕钻进肉和鱼的纹路里。日子一久,腊肉

腊鱼便都有了烟火熏染的醇厚底色,勾着人的馋虫。

和腊肉腊鱼一起上熏架的,还有炸得金黄的豆腐块。豆腐要选老浆点的,炸至外皮起皱,内里却还留着细嫩的芯子。熏过之后的豆干,色泽深棕,韧而不柴,和腊肉腊鱼并称为“腊味三绝”。

从前农村日子清贫,家里来了客人,荤菜是拿不出几样的。主家便踮着脚,从梁上取下一块腊肉、一截腊鱼,温水泡去浮尘,切成薄片。腊肉下锅,熬出透亮的油脂,再配上一把青菜、几块熏豆干,便是一桌待客的好菜。腊鱼清蒸,淋上一勺剁椒,鲜辣入味,饭桌上的气氛,也因这腊味的香气变得热络起来。现在请客吃饭,满桌的鸡鸭鱼肉海鲜摆得满满当当,可最后总会端上一盘腊肉炒菜苔、一碗腊肉炒冬笋,长辈们说“少了这味,就不像过年”,年轻人也吃得津津有味——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,任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。

冬至的水,在老家还有个妙用。长辈人说,用冬至日的井水酿米酒,能治拉肚子。这法子有没有科学依据,不得而知,却是一辈辈传下来的老经验。或许是米酒的温温暖了肠胃,又或许是长辈人的智慧藏着说不清的玄妙,总之,这冬至水酿的酒,也成了冬日里的一剂暖心偏方。如今爷爷酿的米酒,装进真空包装的玻璃瓶里,成了村里人送给外地亲

一元伊始

岁末的阳光依然温暖,街头的桂花仍在飘香。

穿着城管制服,走过熟悉的道路,我的2025年,是和这座城市的街巷一起度过的。路口那片刚清理出的空地,已铺上草皮,几株新栽的腊梅正试探着寒风,这是通山“城市微更新”的一角。今年,县城里多了好几处这样的“口袋公园”,人民医院停车场新增了320个车位。这些变化很小,小到只是邻居一句“停车不难了”的感慨;这些变化又很大,大到连北京召开的生态文明论坛上,都传来了通山被授予“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”的消息。

站在城区的路口,我看着新铺的柏油路笔直地伸向远方,路边新栽的香樟在冬阳下挺立。这条路往北延伸,将连接起正在推进的“城区南外环高速公路”。而更远处,在群山间,通山至大冶的高速公路、大幕山抽水蓄能电站这些项目也正从图纸走向现实。宏大叙事,原来就生长在在这些夯土打基的细节里。

清晨的菜市场永远是最有人间烟火

柴火豆腐乳

近日在本地一网友处下单买了一瓶她自制的柴火豆腐乳,开盖夹一小块放进口中,一股熟悉的乡愁顿入心头,不禁让我想起每到年关,母亲腌制的柴火豆腐乳。

每到年关,乡村家家户户必做的一道吃食就是制作柴火豆腐,我家自然也不例外。

制作柴火豆腐的材料从进入冬月开始准备了。母亲从一个大肚子的圆口老旧陶坛里倒出八月收割的黄豆,一遍遍旋转箩筛,将那些瘪粒、破损、腐烂的全筛选出来扔掉,再把那些饱满、金黄的豆粒回装进陶坛。父亲则扛起尖锄走进山林,挖松树苑,一担担地挑回来,整整齐齐地码在屋脚旁。

等到腊月二十三左右,父亲把母亲选好的黄豆用石磨破碎后浸泡在水桶里,经过一夜浸泡再放进石磨磨成豆浆。母亲则在厨房收拾柴火灶,把那一年也用不了几次的大铁锅洗刷干净,再将父亲挖来早已晒干的松树苑搬进厨房,塞进灶膛用引

气的地方。清晨的摊主老李,一边码放翠绿的蔬菜,一边和我闲聊:“要建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,以后我们这菜市场,也算公园里的一景吧!”我笑了,他说得有趣,却也道出了实质。无论是城市的整洁有序,还是自然生态公园的愿景,内核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正是这份向往,指引着脚下的路。我看到通山人谈起发展时,眼里有光,因为我们有一种“万事有解”的劲头。万事有解,不是盲目乐观,而是“肯解”的担当、“能解”的本领和“善解”的智慧。这劲头,从决策者传到建设者,也传到我们每一个维护城市秩序的人身上。

我的工作,或许谈不上“科技赋能”,也算不上“产业倍增”。但当我劝说一位老伯不要占道经营,并帮他联系正规摊位时;当我整理好被风吹倒的单车,为学生清出通畅的人行道时;当暴雨前检查排水口,防止内涝影响街边小店时,我忽然懂了。发展要“更好回应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”,这“高品质生

火树叶点燃,并把一大块生石膏煨在灶堂内的柴火灰里。父亲磨好豆浆用纱布过滤后倒进大铁锅,又挪出一口水缸,清洗干净,等豆浆烧开,将烧开的豆浆舀进水缸。这时,母亲从灶膛扒出烧熟的石膏装进一个小铁盆捣成粉末,调和成石膏水,然后倒进水缸里的豆浆中,一边倒一边持长柄铁勺顺时针搅拌,这叫“点膏”。点完膏,用锅盖盖上水缸口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水缸里的豆浆便凝结成白白嫩嫩的豆腐脑。父亲已在厨房外摆好四方桌,铺好纱布,母亲拿来铝制的水瓢一瓢一瓢将豆腐脑舀进纱布内。每当这时候,我们兄弟几个总会拿着蓝边大瓷碗过来,伸到母亲面前,讨豆腐脑喝。母亲不耐烦地一人舀一碗,骂道:“一个个的,吃起来一大桌,做起事来不见一个人影,都滚一边去,不要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”我们端起碗飞跑,站在屋檐下喝着豆腐脑,看着母

友的伴手礼,附上手写的“冬至米酒小记”,颇受大家欢迎。

冬至过后半个多月的晌午,天透着将雪未雪的寒意,短暂的阳光穿透云层,洒在晒场的竹竿上,腊肉的油脂顺着纹路缓缓滴落,在地面凝成小小的油珠。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嬉闹,时不时抬头望一眼檐下的腊鱼腊肉,问爸妈“什么时候才能吃”。长辈们坐在堂屋的火炉旁烤火,聊着“冬至无雨一冬晴,冬至有风冷到芒种”的农谚,盘算着来年的耕作,或是讨论着过年给城里的儿孙寄哪些腊味。炉火旁,米酒的香气愈发浓郁,喝一口暖透肠胃,看窗外寒枝上的雪粒渐渐融化,竟觉这冬至的寒,也藏着最绵长的暖。

日子一天天过,腊肉腊鱼在炉火上慢慢熏得油亮,豆干也浸满了烟火香。待到清明前后,春雨浙沥,切一盘腊肉,配几块豆干,或是煮一锅线苕汤,热辣辣的滋味入了口,便觉整个冬天的等待都值得了。

冬至是岁寒的起点,也是希望的开端。农谚里的天气密码,藏着先人的生存智慧;烟火中的腊味酒香,盛着家人的牵挂团圆。如今生活富足了,腊味早已不是充饥解馋的稀罕物,却依旧是刻在鄂南、湘赣人家血脉里的年味。寒极生暖,昼短夜长之后,便是日日见长的光明与暖意。愿这个冬至,有人为你温酒,有人与你赏雪,在岁寒深处,共候春归。

■镇九州

活”,就藏在有序的街道、安全的环境和那份被尊重、被关怀的体面里。城市管理的“绣花功夫”,就是这些需求的回应。

一滴水汇入江河,才有奔流到海的力量。个人的选择,只有融入时代的浪潮,才能澎湃作响。我脚下的土地,正坚定地走在一条依靠生态优势、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上。作为这城市肌体上一个微小的细胞,我的认真值守,也是在守护这条道路的整洁与有序,为更宏大的发展提供一个安稳的基底。

夜幕降临,街灯初上,勾勒出城市宁静的轮廓。我知道,在这轮廓之下,是无数平凡如我的人人在忙碌、在坚守。我们或许看不清国际风云的复杂变幻,但我们确信自己双手构筑的意义——让家园更宜居,让生活更美好,让那条我们共同选择的发展道路,每一步都走得踏实、走得坚定。

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个人的期许与城市的愿景,在此刻交织,化作前行的力量。

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,街巷宁静,灯火可亲。这朴素的人间烟火,便是我们心之所向,也是路之所往。

■鲁敦喜

亲和父亲包好纱布,盖上木锅盖,搬来几块大青砖压在上面。经过几小时的压制,一板白嫩的柴火豆腐便成型。

这些柴火豆腐在年关用途多着呢,它们和苕粉、鱼肉掺和在一起炸成鱼圆、肉圆、豆腐角;用不完的,母亲就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,拌上腌料,放在铺满新鲜稻草的箩筛上面,等自然生霉后,装进陶罐做成豆腐乳。拿出来淋上自制的芝麻油,每当吃上这样的柴火豆腐乳,不但糯软,唇齿间透着一股谷香味,而且眼前总会浮现出八月母亲割黄豆的背影,冬月母亲筛选黄豆的布满老茧的双手,腊月母亲一边给我们舀豆腐脑一边骂我们的声音,还有忙忙碌碌、沉默不语的父亲……

父母离开我们好多年了,如今吃上一口网友自制的柴火豆腐乳,思绪不由得飞向故乡:柴火微熏腐乳香,严甄豆粒尽凝黄。素馨腌料层层拌,一口乡愁醉忆娘。

美好相遇

■严雅琼

晨起步入客厅,一缕甜润的花香倏然而来——那气息仿若刚出炉的牛奶饼干,融着奶油的温醇和蜂蜜的清甜。这香气竟不循常轨,未沿喉咙沁入肺腑,反如一道清冽激流直贯颅顶,霎时让人神思清明。这纯粹的嗅觉冲击仅存续数秒,待我俯身细寻,那深切入魂的浓郁已悄然散逸,只余一缕浅香似有若无地浮游。

我忽然明白,这一瞬的惊艳,是茶台上梦香兰积攒整夜灵气、在破晓时分的倾情馈赠。脑海中旋即铺展开一幅幻景:昨夜月色中,自那簇簇粉蕊间,悄然飘出一位衣袂轻扬的小仙,在清辉里翩然起舞。长袖拂动间,似有无数莹亮精灵随之流转,萦绕着她,愈舞愈密,直至星子般的光点将夜色晕染成一场芬芳的梦。

在这晨光微露之时,我与这群精灵——无数携着美好意蕴的芬芳因子撞了个满怀。茫茫宇宙,岁月长河,我们竟在这毫厘瞬间,完成了一场完美邂逅。

这一瞬的相逢,没有过去,亦无将来,只凝于当下的刹那。如一粒石子轻落心湖,漾开暖暖的涟漪,温热的感动漫过心口,悄然湿润了眼眶。原来世间所有美好的相遇,都在那一瞬的共振里,写尽了生命与生命之间最温柔的默契。

想起另一个清晨,与友人在三湖连江边漫步,偶遇漫天霞光。那一刻,云彩仿佛是穹顶被打翻的胭脂盒,绯红、橘金、淡紫层叠浸染,深浅错落的浪纹自天际漫到湖面。湖水漾着熔金般的柔光,风起时,满湖碎金流动,仿若触手可及。漫天红霞如涅槃之火,庄严而浓烈。人在其中,不觉忘言。静立许久许久,在这天地绝色中,我竟对身边友人喊出一声:我想死在这里。

我常羞于这莫名的傻气,直到在作家王鼎钧的《碎琉璃》中读到《迷眼流金》一文——儿时的他泡在故乡桃林边的河水里,桃花覆面,夕阳浸底。在一段细腻到能嗅到水汽与花香的描写后,两行醒目的粗黑字体砸进眼底:“我想死,我真的想死。”在那个瞬间,如火石迸裂,我的灵魂震颤,如遇知音的喜悦如光瀑泻满胸腔——曾经莫名的呼喊竟在此处有了鲜亮的回响。原来,那不是渴求终结,而是我们在天地大美前许下的最炽烈、最赤诚的告白。在自然的神性面前,我们愿以整个生命与之同频同息,却又清醒地知道,美好只在须臾,我们与万物皆不可永恒。

我十分庆幸,能在书页间与这份共通的心境相遇,跨越时空与作者的心灵共鸣,这是值得珍藏的心灵印记。

在昼夜更迭的平凡生活里,生命从来不是单纯的流逝,总有美好的相遇缀满其间:山林间与古树相拥的静穆、云海之上日出的磅礴,夜雨敲窗时光影的摇曳,流水与风声的和鸣,甚至是一餐暖食、一缕清香、一片流云、几行文字——这些瞬间,都让生命变得丰盈、温热、芬芳。

晨间的花香、湖上的霞光、书页间的共鸣……所有看似零落的美好,其实都在记忆深处悄悄串联,织成一片柔软而坚韧的内里。它不声张、不索取,只是静静地存在,温润而澄明,在偶尔疲惫恍惚之时,轻轻将我托起。

世界纷繁变幻,相遇永不停息。不必急于捕捉或占有那些瞬间,不如让自己成为一片安静的湖,允许每一缕风、每一片光、每一丝香,在生命里轻轻停留,又轻轻离去。

但美好从未真正远离,它住进凝视过它的眼眸里,呼吸过它的胸膛里,为之震颤过的心灵里。我们活在它无声的滋养之中——无数美好刹那汇成寂静的微光,往前走,光便在脚下徐徐展开。